

賽里木湖的風

人生憑闌處

童心

來到賽里木湖，在一個陽光很好的下午。起風了，湖面上立時泛起金光，燦燦地，卻溫柔得如春日的陽光。這是海嗎？那麼廣闊，一眼望不到邊際。目光終於還是輕輕落在遠處的博羅霍羅山脈，那是北天山的最高峰，3,000多米的海拔，每日都在飄雪。那片銀色，那抹鵝黃，那絲金色的金縷，和賽里木湖的那抹藍，在天地之間交織成這個夏天最美麗的記憶。很多人，在這有着「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」的湖邊，慨嘆來了就不想走了。

而我，想跟着那風，一直走下去。那風，越過天山，帶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雄渾，帶着千年前西域大漠的豪邁，帶着王維在旅途中隨手記下的那抹孤煙，穿越了沉重又杳遠的烽火，那麼真實地來到我的面前。她想要告訴我什麼？在賽里木湖，她的每一句傾訴，都成了湖面上的波光，成了書寫在岸邊亂石上的詩，字字清晰，一如那白色的浪花，綻放成這個季節的花語。

賽里木湖，被天山環抱，倘若沒有風，她該是多麼寂寞，或許還有雪單調。有了風，她收穫了那麼豐富的夢：山巔上的冰和雪，以及雪連的呼吸；山間的森林中，那密密麻麻、筆挺的雲杉；繚繞在山、水、樹木之間的朝霧和暮靄。

夏天的賽里木湖，遊客如織，新疆最西部的旅遊勝地，勁吹着現代的工業風。一棟棟尚未完工的酒店，召喚着更燦爛的黎明。而我多麼希望，賽里木湖邊的風永不止息，吹拂着天山內外的夢，從遠古走向未來。

如果此刻的你，正在城市的喧囂中迷失，在功利主義的算計中目迷五色，或是在情感的漩渦裏掙扎不堪，那麼，到賽里木湖來吧，聽一聽那風，那最美麗的風。

●作者（左）與「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」學生韓少豫在新疆賽里木湖採風。

作者供圖



窗常開

潘明珠

「透過書法一筆一劃，可學觀察中國文化，以至學做人，提高審美力。」我盼藉着在大灣區推廣藝術，回饋社會，「教育」是教書和「育人」過程中要引發學生創作力、思考力、正能量。一齣好戲劇，台前幕後大家傾力合作，呈現一台完美的融合視覺、音樂之表演藝術，並與大灣區城市人文精神共振，感覺是非常熱血的事。

隨着「樂活文化大灣區」這電台節目製作完成，我耳邊仍回盪着各受訪嘉賓的雋語金句，心頭湧上了激動與不捨。歷時數月的籌備、約嘉賓、寫講稿與錄製，現今我這個節目策劃及主持人可以和團隊鬆一口氣，「樂活文化大灣區」錄製終於完成了，但這段旅程不僅僅是一次節目的製作，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藝術洗禮與心靈共鳴。

這節目我們邀請到13位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與工作的文化界、藝術界重量級嘉賓，透過電波分享了自己在大灣區之間穿梭交流的故事。受訪嘉賓包括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，澳門圖協理事長王國強，著名作家、詩人及閱讀專家潘金英，飛舞天下舞蹈中心藝術總監黎少玲校長，著名嶺南派女畫家何洵瑤，演戲家族藝術監製姚潤敏，藝展策劃人吳玉蘭，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何佳霖，青年作家駁咭、崔瑩、梁雅怡等，各嘉賓分別暢談他

們於大灣區之工作，包括策展、交流、演出、出書、文藝活動等等的寶貴經歷，讓大眾加深了解大灣區的文化生活及藝術圖景，說好灣區文化故事，共建美好灣區。

回想約8年前，我隨教師團參觀深中通道這世界級的大基建，親訪橫琴的青年科技創業者如何在此地追求理想，又到小時住過的廣州老城區飲茶，及到肇慶七星岩親近美麗河山，在中山溫泉洗滌身心……遊走大灣區站站有驚喜，令我感悟大灣區確是文化文藝人嚮往之桃花源，令我愈加想成為大灣區文化人。

我們團隊製作這個新節目難忘又興奮，最閃亮的時刻，莫過於當中能和不同嘉賓交流互動，感受他們身上那「同根同源，百花齊放」的生命力。邀聽眾與我們共享佳訊，聆聽這13位文藝傳播人用思維和熱情譜寫成的生活協奏曲，必勝，勝在躍馬邁進更美好願景！



●主持潘明珠和嘉賓林天行（左）。作者供圖

方言電影與教育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全片都在說潮汕方言的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不僅在中國、南洋和海外華僑圈子熱賣，因近年學習中文漢語的外國朋友激增，歐美文化圈的觀眾亦多有深受感人的故事牽動情緒。文藝作品的授受之間，最吃重的是創作人與受眾在內心深處的共鳴，方言母語一下子就驅散了任何隔閡，為這部電影的空前成功起了關鍵作用。

筆者有不少潮汕籍的朋友，有時感嘆今天香港只剩「潮州佬」，再無「潮州仔」。今時年齡在40歲以下的潮籍港人，能否粗通父祖輩的方言母語？上中學的時候，偶爾到潮籍同學家中作客玩樂，仍不時聽到同學與家中長輩以潮州話交談。經歷半世紀之後，當年的潮州仔都熬成了潮州佬，他們的下一代差不多被本地廣府文化徹底同化，處境堪憂。筆者聽不懂潮州話，那個年頭電視台仍不時播放潮語電影，電台還有潮州話台，播送潮語節目呢！後來影視圈名人岑建勳在電台節目中，扮演一位新移民「雷勁」，他節目中講的廣府話帶有濃重的潮州口音。岑建勳的祖籍卻在廣東恩平，母語方言不是潮州話。

廣府話在香港民間即對其他方言有「排他作用」，有點似普通話之在內地。全國推行普通話方便各省各族人民交往溝通，於是出現擠壓方言生存空間的現象。雖然絕不是政府有意為之，但是有人「推普」用力過猛，或會叫一些小市民誤會「消滅方言」是國策，是「隱藏議題」（Hidden Agenda）。今回好了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廣受表揚，從側面證明中央政府並無任何「消滅方言」的意圖。公開場合、正式會議多講普通話，其他情況可以自由用方言母語。現時不少廣州鄉親都擔心廣州話日漸消亡，對於只說普通話而不願講廣州方言母語的新一代，父老諺稱為「廣撈」。原來過去北方同胞南來粵方言區生活，常敬稱本地廣東人為「老兄」，廣東父老聽在耳中，認為與「撈（lau1，陰平聲，粵曲咁嘢讀）鬆」同音，然後由「撈鬆」孳乳出新詞「廣撈」。

香港的潮汕籍社群無意保育他們從父祖輩承傳下來的方言母語，實在可惜。不過筆者的感觸，不免有「狗拿耗子——多管閒事」的瞎操心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直率地宣揚「有情有義」的主旨。我們在香港很容易聯想到幾十年前，有一批電影工作者堅持拍攝題材健康、宣揚傳統道德倫理的粵語電影。

顏料在水上跳舞——水拓畫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最近我學習水拓畫，直覺神奇，水中顏料一瞬間便吸附到絲巾或畫紙上，成為色彩變化多端的畫，而且永不相同。原來這藝術可追溯至唐代，且經絲綢之路西傳，在土耳其發揚光大。2014年土耳其的水拓畫（Ebru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。

創作水拓畫十分容易，坊間已有整套DIY設備，只需在盆內把高濃縮液加上9倍的水，然後滴入色彩鮮豔的顏料，待第一層擴散後再在上面滴入第二層、第三層，可用牙籤或梳子把顏色推開成不同的畫案。由於顏料屬油性，透過水油分層原理製造出肌理效果，推開後如浮雲若彩帶浮於水面，此時只要放下一條白色的絲巾，水上的彩色圖案便即時印到絲巾上，成為一條獨一無二的藝術品。任何吸水的紙，如宣紙或水彩紙放到水面，顏料便立即吸附上，極為神速。若想水拓絲巾不脫色，可以固色劑加水以1比100進行稀釋，把絲巾浸2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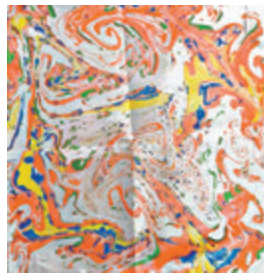
5分鐘便可。水拓畫也可以印到紙扇、陶瓷、皮具或木製品上。

據記載，水拓畫又稱濕拓畫、水影畫、墨流畫。起源於中國唐代，《西陽雜俎》中記載的「水畫」就是其雛形，當時被稱為「墨池法」。約在14世紀沿絲綢之路，經伊朗（波斯）等地傳入土耳其（奧斯曼帝國）。水拓在該國發揚光大，成為國寶級藝術。早期更用作《古蘭經》封面的紋理布面，其後甚至作為文書防偽的「秘密武器」，因為沒可能拓印到相同圖紋。

水拓畫在中國曾一度失傳，近年通過土耳其水拓畫傳承藝術家，把這門藝術帶回中國並發展。現代藝術家也在不斷進行改良和創新。由於水拓畫好玩又簡單，很多中小學也將之作為美術教學的其中一部分。

●水拓的漂亮圖案。

作者供圖



邊緣社交的快樂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包括小狸在內，如今「社交」這個詞已經在很多現代人的字典裏變得無比沉重。一提到它，就會聯想起需要精心維繫的人際網絡、推杯換盞間的鬥志鬥勇、深夜還在推送的微信群消息，以及WhatsApp上令人窒息의「已讀」通知。雖然我們仍然渴望與世界保持連結，但又真的抗拒密集的親密關係所帶來的擠壓與消耗。

於是，小狸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——在完全的孤獨與繁重的深層社交之間，其實存在着一片寬廣而溫柔的中立地帶，大批如小狸樣的人正徜徉其間。嗯，姑且稱之為「邊緣社交」。

「邊緣社交」指的是一種不需要鋪陳前因後果、不承擔任何情緒義務的連結。它常發生在你與你的「生活服務者」之間，比如健身教練、美甲師、美睫師、樓下便利店的店員、經常光顧的咖啡店、社區花店老闆，甚至是士司機。

以小狸為例，每周健身時會和教練吹水，每月做指甲和睫毛時也會依心情決定是聊聊天還是閉目養神。由於相處時間足夠長，若想聊天可以聊得很盡興，而對方作為專業人士，分寸都把握得極好，見面時可以相談甚歡，不見面時也絕不會過多打擾。此外，還有像常去咖啡店的店員，人尚未進店只隔窗遠遠望見，點頭示意後，便會「照舊」下單了。那一刻，你甚至不需要報出自己的名字，更不需要交代昨夜是否失眠，但這種默契的小小互動，已精準地給予了一個人被看見、被記住的微光，同時絕不上前一步去窺探你的隱私。

社會學家Mark Granovetter曾提出過

「弱關係（Weak Ties）」的概念，說明那些與我們關係並不密切的人，往往能為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新訊息與資源。而在情感層面上，這些弱關係——或者說「邊緣社交」——所提供的，其實是一種極具修復力的安全感。

邊緣社交的迷人之處，首先在於它的「無壓性」。在親密關係中，我們往往伴隨着期待與要求：你需要及時回覆訊息、需要分享喜怒哀樂、需要承擔情緒價值；但在邊緣社交裏，所有的對話都是即興的、即用即棄的。你可以與的士司機從午後的天氣一路聊到人生哲理，然後在抵達目的地時微笑道別，從此各自回歸軌道。你們不需要為這段對話的後續負責，也沒有「未完待续」的心理負擔。這種「只在此時此刻」的交會，讓語言回歸到了最純粹的交流本質。

其次，邊緣社交為現代人在冷漠的城市叢林中建立了一個心理緩衝區。孤獨有時並非因為身邊無人，而是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龐大機構裏，感到自己被邊緣化與符號化。而那些與固定面孔產生的邊緣社交，就像是給城市生活釘上了幾枚地標。你知道街角的麵館老闆習慣在下午3點收攤，你知道快遞小哥養了一隻橘貓——這些與你的人生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微小片段，悄悄將你錨定在當下的生活裏，讓你覺得自己並非漂浮在真空之中。

更重要的是，邊緣社交給了我們保護自我邊界的自由。在這些互動中，我們不是誰的誰，我們只是一個純粹的「顧客」、「路人」或「鄰居」。我們可以暫時脫下社會角色所要求的面具，以一種最放鬆、最適度的姿態與他人共享一段光陰。

不燙手也不冰冷，不費心也不必擔心，剛剛好。

從AI Agent到情感互動

他鄉港聲

梁家億

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4月10日，國家網信辦等五部門聯合公布《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》，自7月15日起正式施行。監管範圍主要面向具備持續情感互動特徵的擬人化人工智能服務，行業普遍概括涵蓋自定義智能體（AI Agent）、擬人角色AI、AI情感交互類產品；該辦法也是全球首部專門規範AI情感陪伴場景的國家級監管規章。新規落地前後，不少主流大模型平台陸續下線用戶自建智能體功能，這一行業調整被業界稱作「集體急剎車」。

我看到新規的第一反應是「終於畫線了」，畫線不是踩剎車，是裝方向盤，是整個AI治理思路的轉向，從「先發展後治理」轉向「邊發展邊治理」，從籠統的AI治理轉向場景化、精準化的治理。

我把新規歸為三個層面來理解，第一層是底線，生成危害國家安全、煽動分裂、宣揚極端主義等內容，這一層沒有爭議；第二層是倫理，禁止鼓勵自殘自殺、語言暴力、誘導套取隱私，這一層觸及AI作為「陪伴者」的核心責任；第三層是關係，禁止過度迎合用戶、誘導情感依賴或沉迷、通過情感操縱誘導不合理決策，這一層直接指向了AI與人的關係邊界。

我認為第三層最值得關注，因為AI Agent的強項是「幫你做事」，擬人化AI的強項是「陪你說話」，AI情感交互服務的強項是「讓你感到

被理解」。當三種能力疊加在一起，我看到的風險不是算力的風險，是關係的風險：你會不會把AI當成真的伴侶？你會不會因為AI的「陪伴」而放棄了真實的人際關係？有專家曾指出，「擬人化互動服務比較容易導致用戶產生情感依賴，也可能出現技術濫用的情況。」

近年的案例已經敲響警鐘，國外有AI聊天互動平台曾被曝光存在嚴重的未成年人安全防護漏洞，低齡用戶在明確告知自身年齡的情況下，平台依舊未落實任何防護管控，任由智能角色輸出色情擦邊內容，還出現美化自殘、誘導割腕的情況，導致悲劇發生。我讀完這些案例，心裏很沉重，每一個案例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：當AI開始「走心」，誰來為那顆心負責？

新規對未成年人保護下了很大的工夫，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親屬、虛擬伴侶等虛擬親密關係服務；向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提供服務的，應當取得監護人同意；針對不同年齡段支持監護人接收安全風險提醒、屏蔽特定角色、限制充值消費。這一條幾乎是把虛擬伴侶服務的「圍欄」圍到了最緊。對老年人也有專門要求，如加強健康使用指導，以顯著方式提示安全風險，及時響應諮詢和救助。我想到了身邊一些同齡人的父母，兒女不在身邊，手機裏的AI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陪伴的空白。新規不是不允許這種陪伴，而是要求這種陪伴必須是

「健康的陪伴」，是有邊界的、有提醒的、有可退出的。

這裏引出了一個深層問題：AI治理的終點是「人的全面發展」，不是「技術安全」。這與我一直提倡的「人工智能」框架不謀而合，發展AI的最終目的，不是讓機器變得更像人，而是讓人變得更像人。當AI可以模擬體貼、模擬關心、模擬理解的時候，我們更需要想清楚：真實的人際關係中那些笨拙的、不高效的、需要耐心的部分，恰恰是人之為人的部分。

用道家的思維來看，AI治理的核心不是「堵」而是「疏」，不是不讓做，是要做得安全、做得向上向善。擬人化互動只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應用場景，智能體還有很多輔助工作、提升效率的應用空間。我以為這個邏輯很清楚：誰能證明自己的服務安全、可靠、可信，誰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站穩。

對於港澳的從業者來說，這組新規的信號價值很大。第一，內地AI治理已經進入場景化、精細化階段，不是「一刀切」，而是按風險等級分類治理；第二，合規能力正在成為AI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，不只是模型能力，安全架構、合規流程、測試報告、第三方評測和可追溯能力同樣重要；第三，鼓勵應用的三個方向：文化傳播、適幼照護、適老陪伴，恰恰是大灣區可以發揮優勢的領域。

歸根究底，「以人為本、智能向善」是AI發展的核心理念與治理宗旨。

夜讀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暑假的每天晚上，我都會給女兒讀一個章節的兒童文學。讀完之後，我們就會展開熱烈的討論。一般都從挖苦作者開始，說他們寫的東西異想天開。然後到了第二天，又開始閱讀新的章節，照例又是一通批評。在這種對話氛圍裏，我們感到無比快樂。談論文學這件事似乎讓對話有了某種正當性；而且，這種正當性一旦遇到那些實際的槽點，還會讓自己顯得十分睿智有深度。

實際上，這都是作者本人的作品帶來的。它所招致的批評，是他謀局布篇之後的結果。尤其在剛剛閱讀的前幾天，這種批評最多。我後來發現，這些批評實際上十分沒有道理。純粹是看不慣造成的。之所以看不慣，不得不承認，是因為我們先前從來沒有讀過此人的書。而一旦一本書要寫得好，它就難以掩飾地需要表達自我。這樣，作者的氣質，以及意圖就自然顯現出來了。這簡直就像是他在你的面前與你閒聊。你會直覺地喜歡或者討厭他。尤其在最初的一段時間，不適感甚至

佔據主流。這時候就不得不承認，人的戒備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陌生。而且，這種陌生所帶來的敵意並沒有什麼道理，有時甚至是錯的。但是這不影響我們在那裏對它高談闊論，並從中得到巨大的快樂。

我必須得說，這種閒聊比一個人三更半夜在那裏刷手機還有意思。並且，隨着閱讀越來越深入，有一些文字會逐漸影響到我們的情緒。我們會因為某一個善良的人死掉了，就感到悲傷，又會因為另一個惡人居然活到最後而感覺到不公平。這是什麼情況啊！好人死這麼早，偏偏壞人竟活了下來！於是，我們的日程又變成了每天都期待這個惡人倒大霉。其實在不知不覺之間，我們已經對這本書有期待了。

這個情形在這個暑假特別明顯。這幾天，我們正在讀高爾基的《童年》，這本書很值得批評。因為它是一個針對小學生的簡寫版，很多細膩的描寫都被刪除了。這就導致這本書成了一個稍微複雜點的故事梗概。於是，我們發現，書裏除了主角受傷就是不斷死人。而且，無一例外，這些死掉的人都死得戛然而止。前一秒鐘，

他還活蹦亂跳。後一秒鐘，就忽然來了一句，×××死了。我們於是瞬間就感到震驚。接下來，我們每天都開始熱切地盼望着今晚又要死誰？或者至少主人公又要遭受什麼厄運？

最後，我女兒總結道：阿廖沙怎麼像個老傻子，不是自己把自己弄傷，就是被外公打一頓。她還會隨着情節的推進，按照時下抖音裏最火的評價方式，從旁到拉給那些角色排序。尤其面對一些模稜兩可的形象，這種變化特別大。頭一天，此人還「夯爆了」；到第二天，他又「拉完了」。然後我們就笑。等到《童年》讀完，她還意猶未盡。我便又買回來《在人間》與《我的大學》。才發現，這些招人笑的效果完全是這本書被大量縮減造成的。高爾基本人很會鋪墊。但是，女兒卻對新書不感興趣了。她開始從要求自己讀，變成我讀她聽。而且，熱情明顯不高。因為這個新的寫法像是換了一個作者，我們又得重新適應他。況且，這個作者還這麼複雜嚴肅，不符合一個五年級小學生的水平。可見，習慣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，在閱讀這件事上都逃不掉。